

公平公正公開選好特首

□林桑田



溫家寶總理在全國人大十一屆五次會議閉幕時說：「現在香港正在進行第四屆特首的選舉，我相信只要堅持公開、公正、公平的原則，並且嚴格依照法律程序辦事，香港一定能夠選出一個為多數港人所擁護的特首。」值得指出，這是特首選舉啓動後幾個月來中央首次對此事的開腔表態。香港各界對溫總表態的反應有二：其一，這是溫總代表中央對香港的關愛；其二，溫總表明特首選舉必須秉持的大原則、大方向，並非是對任何候選人「意有所指」。

選好特首全民共識

溫總的這一段話，簡單、清晰、扼要、明確，任何香港市民對之都能理解。筆者對溫總這一段話的理解，可敘述為：兩個基本點，一個好結果。兩個基本點，一個是這場選舉要「公開、公正、公平」，另一個是必須「嚴格依照法律程序辦事」。不久

前，中聯辦主任彭清華在回答記者提問時也說過，他對特首選舉的看法只有八個字：「公平公正、依法進行。」兩個對照就可明白，這「兩個基本點」，根本上就是中央對香港特首選舉一貫的方針政策。至於「一個好結果」，當然就是「選出一個為多數港人所擁護的特首」了。「兩個基本點」和「一個好結果」的關係，就好比是栽種、培育、開花、結果。這是一個順乎自然，符合天道，合理合意的過程。

過去數月，非常可惜，香港市民也看到一些人「逆天行事」的情狀，例如出現負面新聞、黑材料、甚至是惡意抹黑、以及組織和鼓吹「白票運動」。凡此種種，反對派均優為之。反對派在這方面的所作所為，有部分是「公開」（相信有更多是在密室中進行「黑箱作業」）了，但能說得上是「公正、公平」嗎？例如，候選人之一的反對派頭目何俊仁，不放過一切機會，對另外兩名候選人梁振英和唐英年，不斷放暗箭、開冷槍，不斷「單單打打」、冷嘲熱諷，又將自己裝扮成「誠信」十足的「正人君子」，對梁唐二人指指點點。這樣的情形，在西方選舉史上雖然是「司空見慣平常事」，但目前香港市民所見到的，顯然已經與「公正、公平」大

相徑庭。所幸者，唐營、梁營雖一度偏離「君子之爭」，但在溫總記者會上談及特首選舉的「兩個基本點」後，唐梁二營的選戰策略已有回歸正軌的跡象，也就是說，雙方均表現出樂意遵循「公開、公正、公平」的原則。在特首選舉最後數天的攻堅階段，這肯定是廣大市民樂意見到的好現象。

互比政綱名正言順

放眼世界，或者從歷史上看，不論任何國家、任何地區，甚至任何一種選舉，「公開、公正、公平」都是原則、圭臬、準繩。毫無疑問，任何選舉的主辦者、候選人和參與者，都必須百分之百、不折不扣地堅持這「三公」的原則。尤其是政治性極強的選舉，那就更加要做到「公開、公正、公平」。特首選舉對香港而言乃是頭等大事，在「公」的方面，一點也含糊不得。這不但是政策和原則，也肯定是全民的共識。

說到另一個「基本點」即「嚴格依照法律程序辦事」，就不能不探討一下「白票」和「流選」的問題。選委若獨立地自行投「白票」，這並不違法，但顯然是不負責任。按現行的選舉體制，選委也

是由他人選出來的。選委若本人要投「白票」，這沒有問題，但他／她有沒有諮詢過他／她的選民？進一步考量，有候選人或選委或反對派人士（例如公民黨頭目梁家傑）公開鼓吹「投白票」，未知是否有違選舉法？即使沒有違法，又是不是「缺德」之舉？從技術上說，「白票」愈多，「流選」的可能性也愈大。只不過，「流選」是中央和廣大香港市民都不想見到的情況。

「白票」「流選」遺害無窮

縱觀海外選舉史，確曾有過「流選」的例子，但這並不多見，所以不是常態。那些鼓吹並有意製造「流選」的反對派人士，其計惡矣，其謀毒矣。總之，「投白票、促流選」，實在是非常惡毒之舉。候選人何俊仁肯定只有「陪跑」和「落選」（必然落選）的命運。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何俊仁、梁家傑等人，堪稱「圖窮匕見」，露出反對派買家「抗中亂港」的本性，決意「攪局」，也就是攪亂這次特首選舉。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和選舉程序，既然反對派也有一名候選人，何俊仁應請求選委投票給自己，梁家傑應呼籲選委投票給何俊仁，此方為人間正道。但何俊仁、梁家傑等人卻發動「白票運動」，妄圖製造「流選」，破壞特首選舉的正常程序，究其用心，險惡之至。

離特首選舉投票日（3月25日）剩下不到一個星期，選委們有責任、有義務按照溫家寶總理談及的「公開、公正、公平」三原則，以及「嚴格依照法律程序辦事」，認真思考，謹慎選擇，然後投下神聖一票！

「流選」影響下任特首管治

□馬億洋

香港第四屆特首肩負承上啓下的任務，過渡期越短，對管治越不利。因此，「流選」對香港實在百害而無一利。行政長官必須籌組一個高素質的團隊，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五日至七月一日，可說是香港十五年來最重要的「過渡期」，希望抱持「流選」心態的人，不要堅持對香港的未來投下「白票」。



日前，溫家寶總理在「兩會」的記者會上，對香港的特首選舉表示了他的看法。好些傳媒都將焦點集中在「為多數港人所擁護」幾個字，但其實香港人更加需要留意溫總講話的其他內容，尤其是「目前香港確實有困難」幾個字，值得香港人警惕。

溫總亦指出，香港必須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進民主、保持社會和諧；另外，社會公平、物價高漲、居民住房和教育醫療等，是香港未來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下屆特首實在是任重而道遠。

我們將邁向二零一七年行政長官普選，第四屆特首肩負承上啓下的任務，除了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外，亦必須就香港現有的問題對症下藥。要達致這一點，由選舉期結束至上任日之間的「過渡期」，實在至為關鍵；這段過渡期越短，對於日後政府的管治越不利，因此，假如三月二十五日「流選」，對香港實在百害而無一利。

過渡期短不利管治

由選舉至交接的「過渡期」有幾個關鍵作用：第一，讓當選人休息。選舉是令人精疲力竭的活動，除了落區需要極大的體力，更需要面對來自公眾和媒體的輿論壓力，當選人無論是體力上還是精神上，都處於極度疲累的狀態，亟需休息。過渡期就為特首當選人提供休息的機會，好等他在未來五年的任期裡，以更佳的精神和體力狀態，應付管治香港的重要任務。

莊子的「逍遙遊」有言：「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大意是指，要到附近的地方，毋需儲糧；可是要到很遙遠的地

方去，就必須早早準備。是次特首選舉競爭的激烈程度，超於過往歷次選舉，自候選人宣布參選以來，所有候選人都疲於奔命，特首當選人在選舉之後，必須有一段好整以暇的時間，為未來五年的管治作好心理上及體力上的準備。

「過渡期」的第二個關鍵作用，就在於籌組管治班子。行政長官必須籌組一個高素質的團隊，以應付未來五年承上啓下的管治工作。行政長官的團隊成員，必須有高的能力、高的公眾接受度，以及同意行政長官的施政理念，才能實行有效管治。再者，現時的問責架構已經得到擴充，班子很可能不再是三司十二局局長，還有多個政策局的副局長，部分候選人更提出要增設副司長，增設政策局。特首當選人亟需要長時間去物色這些人選（如果這些人選拒絕邀請，當選人又要從頭物色），時間越短，團隊的籌組就越不利，也更不利下屆特區政府的管治。

調整心態組好班子

可能會有人質疑：美國總統當選人需要在過渡期中尋覓幾千人去填補政府換屆的政治委任空缺，但美國的過渡期卻只有兩個月左右；香港特首的過渡期有三個多月（如果不「流選」的話），要尋找足夠的人選綽綽有餘。可是，美國有政黨擁有龐大的人才庫，美國人普遍亦不貶欲從政者，總統當選人不愁找不到人才；香港的《行政長官選舉條例》卻規定行政長官不能有政黨黨籍，而且香港人對於政治和政黨普遍存有負面看法，人才未必加入，故香港的特首當選人要籌組班子，難度並不比美國總統當選人低。

「過渡期」第三個的關鍵作用，亦是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讓當選人調整心態。特首的大位只有一個，特首選舉是一個「零和遊戲」，當選人非你即我，特首選舉期間，候選人展開龍爭虎鬥、激烈辯論，實屬正常。

觀乎外地很多領導人選舉，候選人無不發動鋪天蓋地的宣傳攻勢，務求打擊對手的當選機會。

可是，選舉過後，所有候選人就必須調整心態。特首選舉是「零和遊戲」，特首管治卻是「融和遊戲」。即使兩大陣營在選舉期間勢成水火，選舉之後亦必須放下恩怨，一起為香港的繁榮穩定努力，這就要視乎特首當選人有多大的力量，去調和與敵對陣營的恩怨怨。特首選舉的梁、唐兩大陣營都是人才輩出，都可為香港的繁榮穩定作出巨大貢獻，實在是「合則兩利，離則兩傷」，行政長官當選人必須有充裕時間，去調和與另一陣營的敵對關係。

合則兩利離則兩傷

《打造美國總統》一書的作者彭浩沱曾說：「克林頓當選後，他的團隊一直未從勝選的亢奮情緒回復正常，嚴重錯失政府交接的黃金時期，人事布局及政策規劃的時程嚴重延宕。……他們一時無法從短線操作的競選心態，轉化為宏觀長遠的行政治理及決策胸襟。」克林頓的這種失敗，導致克林頓政府上任初期「政不通，人不和」。

可以想像，如果三月廿五日的香港特首選舉「流選」，在五月初才舉行另一場選舉的話，克林頓政府以上的問題都會發生在香港。可能有人覺得，克林頓最終都做得不錯，但溫總論及香港的問題，實在刻不容緩，不容許我們浪費一刻鐘時間。「過渡期」的幾個月，對於下屆特首的管治學足輕重；而下屆特首的管治，對於香港的未來發展亦是舉足輕重。毫不誇張的說，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五日至七月一日，可說是香港歷來最重要的「過渡期」，希望抱持「流選」心態的人，不要堅持對香港的未來投下「白票」。

警惕選舉「文革化」毒害

□姚逸

選舉需要「君子之爭」

驟眼看來，溫總此番言論是針對目前國內的政治體制而作出的判斷。但應用在這數月來的香港社會上，又何嘗不是一語中的。刻下香港第四屆行政長官選舉正進入倒數階段，本來，香港的特首選戰，既無美國民主黨內奧巴馬希拉里的意氣之爭，也無對岸馬英九蔡英文藍綠陣營的「統獨」理念之戰，理應和平理性，「其爭也君子」。

孰料踏入二月以來，選戰升溫，候選人的負面新聞相繼爆出，「黑材料」層出不窮，引來傳媒樂此不疲地追訪，甚至連私生活等向被視作茶餘飯後花邊新聞的一點一滴都不放過，大有親者痛，仇者快之感。戲稱的「泥漿摔角」的氛圍，又對正了不少港人愛起哄湊熱鬧的八卦個性，特別是候選人的花邊新聞，從某候選人的婚外情到地庫僱建，經過精心部署後逐步抽絲剝繭、深入淺出地披露人前，由於「劇情」顯淺如每晚必追的肥皂劇，「對白」易記，不但街市師奶也理解至深至透，恍如親歷其境，每論及此必可侃侃而談，就連便利店學童也懂「背書」。

分化社會令人心寒

姑不論意挺何方，各人也有個人選擇和言論自由。但細看之下，這些字句的狠毒程度前所未見。可怕的是，這種風氣在目前香港社會蔓延，更不時被個別傳媒引用、大作文章，分化社會，怎不令人心寒？

選情演變至今已大有「文革」的影子，包括政治洗腦，挑起群眾鬥爭，稍不順意就大肆抨擊鞭撻，過往強調的和諧包容正在逐漸消失。我們這些「七十後八十後九十後」，本對四十五年前那場內亂印象模糊甚至沒有認識，今次的特首選舉，卻又令我們開始憶起這段歷史。歷史的錯誤或許可以原諒，歷史的過程或許已經遺忘，但歷史的教訓卻是前車之鑒，應該汲取。香港社會自身問題已經夠多，各階層累積的怨氣和矛盾日深，不易化解。所以，香港不可承受「文革」，也承受不起「文革」。這股初起的港式「文革」之風，豈能不正視，又焉能防！

民主是價值抑或工具？

□韓 垠

幾年前，內地著名學者俞可平教授曾經撰有《民主是個好東西》一文。該文稱「民主有內在的局限性，不是萬靈藥，不可能解決人類的所有問題。但民主保證人們的基本人權，給人們提供平等的機會，它本身就是人類的基本價值。」如此表述顯然認為民主本身的價值在於其基本屬性，天然地應當被追索。這是來自政治學研究學者的聲音。本港人士對民主也多持這種看法。

美國學者能彼特則認為民主的價值更多的在於工具性。他率先提出了民主的程式性定義：「民主是一種政治方法，即，為達到政治——立法與行政的——決定而作出的某種形式的制度安排。」民主不再是一個政體所追求的目標，而成為了作出政治決定的手段。

在備受關注的烏坎事件中，烏坎村民有村民代表臨時理事會，跟政府方面不斷談判後，舉行了村民選舉委員會推選大會，還推選了村民代表以及村民小組組長。烏坎事件被諸多媒體視為中國的民主試驗，但當我們從頭到尾仔細地審視烏坎事件的時候，我們發現，這群實踐民主的村民們在事件開始的時候不過是為了捍衛自己的利益，保護自己的土地。從這個視角來看，烏坎事件雖然在事態的不斷發展中呈現了或可以稱之為被引申出了諸多關於民主的意義，但這種所體現出的民主，只是烏坎村民們為了達到自己目的而採取的手段而已。民主在此是工具使用而非價值追求。

當下香港特首選舉在即，各種新聞恍似鬧劇一般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對於本港各種人事，乃至各種政治意見不一致，其實想想，也許癥結就在對民主這兩種維度的不同詮釋而已。



國際話題



對於當今的美國來說，沒有一個外交問題比伊朗核問題更引起人們的關注。這是兩黨的共識。布什政府明確地把伊朗看作是對美國提出了最嚴重挑戰的國家。奧巴馬政府沒有這樣說，但實際上也這樣認為。伊朗從來都表示，伊朗不尋求擁有核武器，哈梅內伊也曾發表過反對核武器的言論，認為它「不符合」伊斯蘭教義，但核開發的權利不能被剝奪；而美國和以色列則堅信，伊朗核開發的目的就是要擁有核武器，而一旦伊朗擁有了核武器，中東地區的核競賽就不可避免，國際核不擴散體制就將崩潰，那是美國的噩夢。歷屆美國政府用大棒和胡蘿蔔兩手要伊朗停止核開發，伊朗認為，指控伊朗的核計劃僅僅是西方，尤其美國試圖在伊朗搞政權更迭的藉口。

美制裁伊效果「打折」

數年來，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了幾個制裁伊朗的決議，但這些決議對伊朗都沒有傷筋動骨。去年12月31日，奧巴馬總統簽署了一項法令，該法令稱，如果國際企業同伊朗進行貿易，就將禁止其與美國進行貿易。一些歐洲國家也紛紛終止

了與伊朗的石油貿易。這項法律觸到了伊朗的軟肋：因為伊朗的石油出口佔到了它外匯收入的80%，國家預算的50%。新的禁運實施以來，伊朗已經感受到了制裁的結果，貨幣里亞爾同國際貨幣相比貶值了40%。

伊朗核問題現在對奧巴馬總統有這樣幾方面的挑戰。

共和黨力壓奧巴馬

第一：制裁是否能發揮作用，將發揮什麼樣的作用？從現在情況看，制裁已經起到了一定作用，伊朗的石油生產降到了十年來的最低點。但伊朗還是印度、中國的主要石油供給國，這些國家不是美國的盟國，他們有自己的利益，希望維持與伊朗正常的經貿關係，所以制裁的效果是要打折扣的。再則，制裁導致的經濟形勢惡化可能產生相反的效果：它可能使伊朗人民對現政權的政策不滿，要求現政權改變政策，這是美國所希望的結果，也是制裁的本意；但外部的壓力也可能激起伊朗人民的民族主義情緒，愈加反對美國和歐盟。從最近伊朗議會選舉看，似乎後一種效果更明顯，選舉的高投票率顯示了伊朗社會有很強的凝聚力，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為代表的強硬保守派獲得了超過七成的選票，這預示着伊朗在核問題上的態度會更加強硬。

第二：如何應對美國國內要對伊朗動武的壓力？現在共和黨人在對伊朗動武問題上調子很高，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摩納擦掌，指責奧巴馬「太

軟弱」，竭力要證明奧巴馬的伊朗政策已經失敗，這裡當然有為選舉造勢、給對方製造困難的意思，而且共和黨也是「站着說話不腰疼」，因為反正做決定的、負責任的是總統，而不是他們。奧巴馬在吞吞吐吐了一段時間後，在3月6日的記者招待會上高調批評共和黨人的戰爭言論是「極不負責任的」，稱「戰爭絕非兒戲」。但共和黨也不會那麼容易服軟，在接下來的大選中他們還會在伊核問題上製造壓力。自然，奧巴馬政府也說，一切選擇都在考慮之中，外交解決的空間越來越窄了，以此對伊朗施加壓力，希望即將舉行的P5+1與伊朗的談判能夠取得進展。

第三：以色列是否會不顧一切對伊朗動武？3月上旬內塔尼亞胡訪問華盛頓，他在與奧巴馬的會晤中用近乎詭詐的語言向美國施壓：我們等待着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發揮作用，可是沒有；我們等待着制裁發揮作用，可是也沒有；「如果你們不阻止伊朗擁有軍事核能力，我們就自己去阻止」，並強硬表示，以色列要擁有自主權。所以美國能不能看住以色列，不讓它動武是一個問題。而一旦打起來，美國是不能袖手旁觀的。由於希特勒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確保以色列的安全是美國具有政治正確性的事情，是美國一種義不容辭義務。這種感覺在國會中尤其強烈。而與伊朗的戰爭充滿着不確定性，P5+1與伊朗的談判即將重啓，各方都在注視着，看它能否取得一些進展。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